●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總局註冊包封特別優先寄送之報紙

晶報

電話二四二八號　社址上海望平街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　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每月大洋二角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第一百八十四號

廣告例刊：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計資洋五角中縫全部一元八角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癩疥瘡乾瘡濕瘡等以此藥擦之仕痊定痛內服外搽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愈每人收藥本洋一元不好還洋貨病半價外埠函購款由郵匯寄費加一郵票通用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華玉芳一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光學精深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鑒　參春煙題圖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稱揚許曾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大喜香烟 風行有年 物質優美 世莫與肩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　▲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已經在俄國發生絕大的影響　便是在世界上發生絕大的影響　表現一國的國民性表現一國的思想精神就是文學　諸君要明白俄國的國民性要知道俄國的現狀不可不看俄國文學　本社特請耿匡瞿秋白沈穎諸君選譯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五十餘篇約四十餘萬言　從普希金（Pushkine）到柯勤基（Gorky）共二十九人（如哥郭里Gogol屠格涅甫Turgenieo托爾斯泰Tolstai柴霍甫Tchehoff等）都在其內　將俄國文學作有系統的介紹　每家各附有肖像和小傳　全書計分四集　第一集先行出版　凡留心俄國文學的人不可不讀　凡留心俄國現在情形的人不可不讀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鵠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薛塞姆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崗兵　萬斯可甫著　耿匡譯
夜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殖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現已付印展期六月底出版洋裝一厚冊定價大洋七角預約售價大洋四角外埠郵寄加郵費四分本京郵寄加郵費二分預約期間亦展至六月底截止以寄信日期爲準印數無多購者從速第二三四集再行預告

又鄭振鐸君手編俄國文學史略亦不日出版述俄國文學源流可作讀俄國文學史

北京梁家園後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啓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子孫女子患之必致月經不調子宮寒冷不孕難養者亦必致危及生命豈不哀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腫起栗既可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星期換一次貼五六張可包消散斷不復發不效退還原價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五折外埠函購郵票九折每張加一寄費

發行所：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博愛醫院康里可從外埠函購郵局寄費加一

寄售處：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秋令咳嗽●傷肺傷神●

止咳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藥　造福人羣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索　不取分文
富貴人士　祇收藥本
每瓶一元　不靈還銀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壽昌里　造福齋藥房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寅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紉其中有訂購已屆滿期者如承續定希即惠款以便蟬聯續寄本社同人報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招登廣告

臌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內病不可視爲尋當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效然內部病根未去日後仍要膨脹起來那時無法可治性命必休本主人見斯病之苦厄決非醫藥所能治特費十餘年的苦心始覓得此最靈最驗的奇效單方不惜工本處修救世名曰臌脹半滿丹使天下之患臌病者免此刀剖之厄皆得以個個慶生也此藥者質和平功能通達九竅行氣利水殺虫消積無論水臌氣臌血臌瘀臌食臌虫蠱腹大如斗以及一切氣虛腫滿者服之無不應效如神有病除病無病健儲眞千金不換之良藥也本社圖結藥緣照本發兌修合無求購須預定如無效驗退還原洋

定價：每盒售洋二元　半打洋十一元　每打十二盒洋二十元　初病一二三盒可愈　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保險寄奉

●發行處：上海美界愛而近路善慶里一百九十二號正威藥房

●經售處：上海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痔瘡害人

痔瘡底西名即類甚多皆因血液鬱積於直腸症成自中國素無相當之治療若刀割勢必內服一種流弊不少非本行向製之痔瘡門錠一枚許塗上立見徐徐溶化日而痊重者二徐每日輕一瓶一般普通藥品更廉而愈加臂寄費當日可寄售斯交驗請看上圖如患之症不用良藥治之終日在馬桶上苦惱徒是無益耳因勿失爲呼

上海英大馬路　德華西藥行

戒鴉片不可不看

服十點禁烟機不論煙癮大小身體強弱決不出十點十天自能戒絕滴之外日日減少一點十天自減自絕日日有一點底從力無日增加一毫痛底流弊時起絕無痛苦發故自戒後數十年後患經風行十點外烟機之靈效直到斷癮中外山禁煙機十萬人不但一切讚下數十萬人頌揚以故碼所謝各報無不登載外行以昭信用每陳列件售五之本行字附度量管一有件仍售外有中西字及杜假冒枝瓶外有諸君當分秋上市禁戒凡石癮如機會勿服洽秋上市禁烟煙絕害非淺鮮十指南絕機丸散雜毒在在德國柏林一處方載籍在戒烟指南無嗎啡經驗化也德國柏林等處

德華西藥行　上海新世界對面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此丸內含上選純質藍米雪林爲治白濁症之唯一靈藥此丸服後其所含之藍米雪林經過胃臟後仍爲腎所放泄而質地至是點滴無變更故能於白濁至上毫無所損之止爛功用由此下至尿管毒遍洋如能內服此丸將用本藥房麥底哥汁射水外變力並治則後愈更速患者事半功倍也將此藥分裝玻璃管易於攜帶每管售洋二角本藥房祇做批發設有經售處詳載本埠各大日報有其他小件家用良藥種請向各經售處購買可也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　科發藥房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㿗癧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一百九十二號正威藥房

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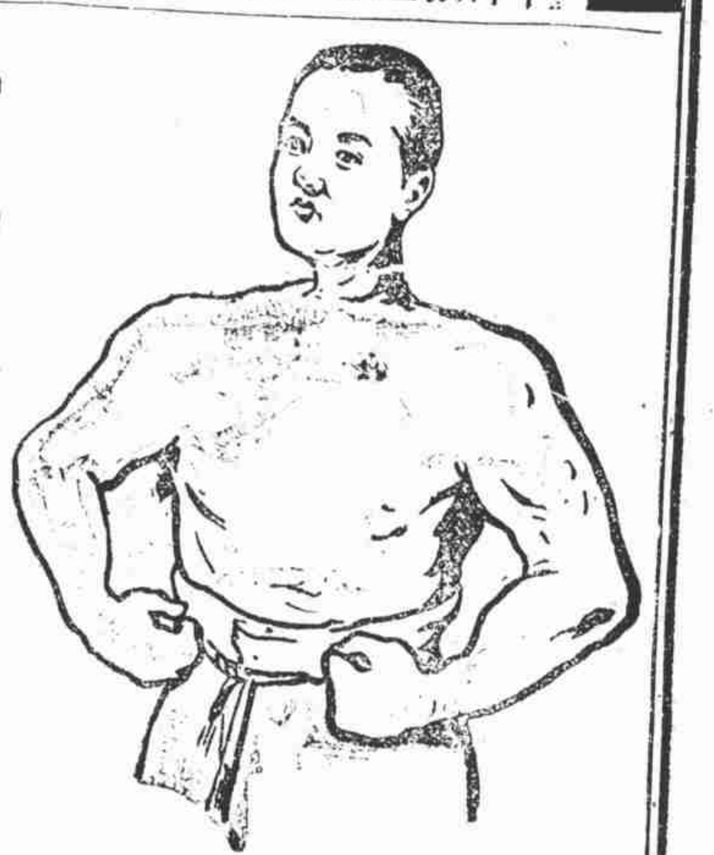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前明代陳白沙先生創制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鄣山茅穎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雞毫羊毫尤爲適用頗承滬上各大名書畫家交口稱善頃應公諸海內爲文人學士臨池之一助本莊並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啓

兜安氏補藥片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體常舒泰志高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之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矣此片由醫藥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脾凡血虛血薄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精神疲神經昏亂面黃肌瘦普通弱症等若服此片必奏奇效而於幼年婦女貧血面色青白及此八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面無血色者可服此片以助發育而補不足老年人服此片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母使間斷有特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一元二角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吳佩孚第二出現

（丹翁）

今日轟轟烈烈之吳佩孚、除不佞之荒謬、於其里貫未嘗研究以外、中外之留心時務者、雖童子婦女、幾無不震其大名矣、吳將軍何以能成其爲今日之吳佩孚、以推倒安福系故、安福系何以必須推倒、以軍閥專制故、安福系何以有專制之勢力、以段督辦再造共和、消滅復辟故、方文武聖人之未謀復辟也、安福系之人物、雖稍露頭角、其勢不如後來之盛、故其害亦不如後來之烈、使當時安福系之人、果有一二效忠本黨、不徒爲斂私財任私人之計畫、則段可不蹶、而吳亦不能遽興、吳以服從民意爲天職者也、國民大會、昔康聖人亦嘗有建議而迄未實行、至今日出自吳將軍之口、登高而呼、居然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矣、不佞、亦國民也、國民而有大會、國民之權利、卽不佞之權利也、故絕對無反對之理、然闢國民大會、而求一無流弊之法、則百思而不可得、今中國之農與工、雖日言解放、日言改造、呼聲雖高、不啻留音機器、其收音之時、蓋另有歌曲之人在也、識字者有限、能爲白話文者更絕無、以商會而代表民意、則商而閥矣、以學會而代表民意、則學而閥矣、換言之、皆民閥也、軍閥有限、民閥無窮、軍閥可廢、安福系可禁絕、誠無足惜者、天下有假武之國、無無民之國、愛國可不愛軍閥、既愛國矣、卽不得不愛民、既愛民矣、亦惟有愛之以德、始溢出軌道耳、以商學兩界與政客較、非其人格材略有異、特擇術不同、今以大會之權歸之、安知其不壟斷民意、既壟斷矣、安知其甚不僞造民意、既僞造矣、安知其不拍賣民意、以可愛之商人學人、假以絕大勢力之國民大會、附羶而不染指者、惟聖人能之、甚危道也、何代使豐林、果以租界游民假託大會之事入告、方直皖兩系相持之時、何代使惟以保民爲主張、其非安福系之私人可知、其以此入告、猶是保民之意、絕非造作蜚語、與吳將軍故立異同又可知、以商界學界而代表民意、其危險既如前所述、況如何代使所稱、竟有優伶無賴、代表民意、或倂商閥學閥之意而代表之、不更危耶、吳將軍廢除軍閥之主義、已研究有素、獨惜其發之稍晚、遂使安福之毒、已肆於全國、何代使、於舉國崇拜國民大會之時、豈好爲冒不韙者、蓋迫於愛國民之熱誠、而不得不驅害羣之馬、以保護眞正民意之機關、其勳又豈在吳將軍下哉、吳有焦頭爛額之功、而何建曲突徙薪之策、故繼吳將軍而爲吳佩孚第二者、吾必曰何代使、

一个字

（丹翁）

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孔子曰其『恕』乎、今日南北之爭、黨派之爭、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恕於何有、使其知此、則國治天下平矣、爲政不在多言、獨挽南石弓者不之識、其奈之何哉、秦漢以後、去聖日遠、支離蔓衍、不可究詰、卽以個人之商標而論、亦以字多爲貴、鄉里細民、姓之外有名耳、二名者且不多、文人則有表德之字、其自託於名士者、則有某某子、某某道人、某某山人諸稱謂、多多益善矣、元代伯顏丞相之結銜二百餘字、近時張文襄之訃文、其結銜長丈許、日本人雜誌名『燕塵』者、且縮小而石印之、以其異也、今日科學興、學人無多暇日、文尚簡而要、紙烟商知之、披露於報紙、張貼於牆壁、大書特書曰『烤』、一個字耳、笑舞台之主任知之、近日所編新劇、其標以示人者、大書特書曰『靈』、一個字耳、吾友鄭逸虎先生、知中國之人方寸之不可以方物也、所發行雜誌之名、提撕而警覺之曰『心』、大如拳、赤如火、潔如血、一個字耳、然則此要言不煩之風氣、自新人開之歟、則又否否、猶憶六七年前、余嘗至愛而近路某里訪友、見門左有大書特書『迺』之一個字以爲商標者、余異而詢之隣右、則鼎鼎大名書畫家吳倉碩也、倉碩遜於舊學、而其商標已開新人之先、其書畫之得善價也固宜、

論新劇本

此論新劇本者、非發唱之新劇、乃近人編排之新劇也、識者多以其爲新也而輕之、不知今日之舊劇、何莫非昔日之新劇耶、故必審其善否、以爲取舍、不可遽舉而盡廢之也、昔之編劇、律則繁嚴、最要者、則爲賓主、一劇之中、主角惟一、而衆賓輔之、賓角或有重視、則爲賓中之主、一劇之歌、亦有主賓、如正板三眼、則歌中之主也、必主角歌之、劇惟一折、若崑劇之主曲然、如快三眼、則可主可賓、劇無正板、則以此代之、賓亦主角、亦有歌之者、但可至二三折、如反調、則亦主曲也、惟可多至數折、必慷慨悲痛之劇、始可用之、限於生淨小生正旦四角、近人有以花旦歌反調者、斯大謬矣、蓋編者不諳劇本之規耳、如散板快板、則皆賓也、主角之賓曲、與賓角之歌屬焉、反調搖板、亦屬於此、惟賓角無歌之者、是編劇者、必先定角之主賓、而後譜歌之主賓、二者既定、然後從事於結搆、而結搆之中、亦隨主角主曲、定其主賓、主賓之次、化出隱顯、有起伏、有繁簡、有明暗、有促徐、參錯交聯、以起引伏、以繁助簡、以明接暗、以促濟徐、於是跌宕有致、比互而成矣、近人編劇、惟故入笑儂、尚能知此、予倩雖工結搆、而賓主不明、餘者、皆曝衣飾、弄脂粉、耿嬌孺、博金錢、豈足以言劇哉、翠花來海上、傳其欲演寶蟾送酒、愛之者、必爲歎恨、不知送酒一劇、非散花上元夫人之比、尚可目爲劇也、如能就其結搆、正其歌曲、猶不失劇之中品、翠花況爲花旦、演之無傷也、若散花及三戲白牡丹之流、直劇藝前趨之魔障、甚而亂亡、萬不可一試、亦不可迫於求利之徒而強爲之、一時失足、前功盡失、吾望於翠花、甚遠且大、故詳蒐編劇之旨之法、以告翠花、及愛翠花者、若持論過高、取限過苛、亦是阻進於新境、張其美藝、之所由也、

戲界果真能革命了嗎？

（馬二先生）

我看見上海新舞台的宣言、我一時驚喜、與懷疑、同時並作、我驚喜的是：

一、新舞台竟能如此一旦大覺大悟、

二、宣言的口吻、非常果決、足見其奮進的勇氣、

三、唱戲的人、向來祇重金錢、這次却肯犧牲了『濟公活佛』、（是一齣極賣錢的戲、）

四、舞台廣告、向來祇會瞎吹、這次宣言却肯說實話、承認『濟公活佛與宏碧緣等』同是魔術戲、

我懷疑的是：

一、新舞台這次的宣言、是不是出於該台舊伶人的本心？

二、他們如果是決心改革、必要有多少時間的預備、何以未之前聞？

三、是不是、又有任天知第二其人者、從中鼓舞、祇圖聳一時的風頭、卻並未蓄養改良的實力？

四、凡改革事業、必不是一次卽能成功的、他們這次進行雖猛、能不致於一挫卽復返本來嗎？

我是局外人、不能眞知此次宣言的眞象、所以有以上種種懷疑、我又想、他們既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必然有相當的人才、和計畫、協力進行、我很希望他們成功、卽使不能成功、也不可一挫而退、須知道耐忍是奮鬥中唯一必要的精神、

翻版的上元夫人

（小隱）

現在中國伶人、最走紅運的、要算是梅蘭芳了、梅蘭芳最新鮮的新戲、要算這齣上元夫人了、這樣說起來、上元夫人這齣戲、也可算是戲裏的尖子、沒有再時髦過他的了、這位白牡丹、在這個時候、把小梅這齣戲、給翻了板、在上海大唱特唱、那廣告裏、說是青出於藍、所持的理由、因爲小梅年事漸長、牡丹正在妙齡、這雖是牡丹在那裏自誇、不知愛小梅的、對於這兩句話、是個什麼感想、要說這齣戲、就是小梅的原板初印、也覺得是索然無味、我曾經在本報上評論過了、因這好奇一念、所以牡丹翻板、我又前往參觀、以年紀論、牡丹比小梅輕得多、以相貌論、也不見得就不如小梅、那兩隻眼睛、黑白分明、流動生姿、可比小梅受看的多、這齣戲是新編的、本來沒有考究、怎麼唱怎麼是、牡丹既然翻板、自然應該照着原板、絲毫不差、他的行頭、可都是照小梅樣子作的、拿蠅拂、佩寶劍、也都是小梅的成法、但是小梅上場唱西皮、牡丹上場、改唱慢二黃、要按這個場子、自然是唱二黃相宜、小梅唱西皮、有不得已的苦衷、牡丹不爲小梅成法所囿、這大約就是出藍的地方、可是讓我看起來、八兩半斤、都不是東西、牡丹本底子狠不壞、何苦放着好的不學、專在那裏拾小梅唾餘、要是因爲看見了小梅錢賺的多、紅了眼、不妨自己也排上他兩齣新戲、來朦朦世、專想抄襲成文、未免太自暴自棄了、牡丹所演、除他自己的場子、都與小梅相同、其餘配角、都比小梅唱這齣戲省事的多、諸如漢武帝、不在殿燒香求神、王母上場、不上高台、武帝王母相見、不用唱句、大約去武帝的角色、不及王鳳卿、所以草草了事、可是梅蘭芳費他幫忙的、台底下非常歡迎的、那些乘龍駕鳳跨鶴騎鸞的燈彩、以及五色電光大轉輪、都減去不用、牡丹似乎未免太蠢了、你想這類戲、要不靠着燈彩、湊湊熱鬧、騙騙看客、難道說、唱還有可聽、作還有可看嗎、至於說到情節主義、那更是不值一笑了、牡丹把梅蘭芳種種架事的排場減去、專在那裏唱獨腳戲、技藝雖同小梅難分高下、那膽子可比小梅更大了、

說蹺

（小隱）

婦女纏足、本極野蠻、督倡改革、自是不可厚非、然當施之於社會、非所以論舊戲也、夫舊戲、多演古代之事、往時婦女、固皆纏足、則蹺之爲物、實爲萬不可廢、蓋男伶、固非此不足以狀古之纏足婦女、而女伶亦可藉蹺、以免纏足之厄、若因今日習俗所尙、而欲使劇場上之古人、亦皆天足、則頂盔束甲之大將、何不亦使之軍服革履、以取便利耶、推而至於刀矛、何不亦一律易以槍砲耶、蹺工亦伶人應有之藝、雖不能謂戲之種種美點、皆繫此一雙木足、而此一雙木足、實亦戲之種種美點之一也、

社會小說　愛克司光錄

（一五六）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二回　奮勇下書親先生吃糞　慇懃勸酒邵女士貢身

鵬文覺得他話裏有因、也笑着說道、當坊鼓兒當坊敲、不見得鄉村裏、便沒有好孩子、我們可能破個例兒、替我叫一兩個來頑頑、那酒保將頭一縮舌一伸笑道、先生好大口氣、叫起姑娘來、都是成雙作對、我們這地方、孩子却有、只是不多、先生如將就得、權且叫一個來陪先生罷、鵬文吃了幾杯酒下肚、興致勃勃、只是想起洋錢來、又覺得有點割捨不得、忙笑問道、叫他們規矩要多少錢、你且告訴我、若是要得太多、我只好咬着牙齒、打熬一夜了、酒保笑道、不多不多、陪先生住一夜、聽憑他賞給他幾百老銅、也就殼了、橫豎這是兩家頭快活的事、也不虧負他、他若是想先生多錢、不怕天雷來劈他腦子、…酒保去後、鵬文又長長的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畢竟鄉村裏、生活程度低得多哩、帶個夜局、不過只花費幾百銅錢、在世界上做個人、若不知道買這樣的便宜、可就白白辜負了、我今天大早、換掉一塊洋錢、除得吃了二十文燒餅、還落得有一千多文、拚有給那表子一半、至於這洋錢、依舊整整十九塊、文風不動、眨眨眼離秋末冬初不遠了、一件羊皮袍子、同那些棉襖棉褲、尙質押在典舖裏、一古攏兒贖他贖得出來、再添製幾件簇新衣服、把來穿在身上、也就光輝得許多、同審司試坐在一處、省得那個乜八羔子邵老二、笑我寒酸、哈哈、我不料我這姓祝的、目下還交這樣財運、…鵬文越想越樂、酒越吃得多、正自細瞇着雙眼、猛見門外有個燈籠一閃、接連便有一個婦人向門裏伸頸張了張、鵬文知是那話兒到了、忙凝神一望、見那酒保提着燈籠、在前邊引路、不覺沖口說道、怎麼你替我叫來一個麻子、酒保還未及答應、那婦人早搶近一步、冷笑說道、奴家同這位老爺初會、從不曾闢過頑笑、老爺如何白白的拿奴家開心、奴家從四歲上種的牛痘、至今也不曾出過一次天花、這麻子是打那裏來的、好日歹時辰、你將我咒出不好來、看奴家有得饒你、…一面說、一面便將個粉臉湊得過來、親親密密的送給鵬文瞧看、鵬文仔細望了望、原來那媳婦臉上、成大把的雀兒斑點、并非麻子、自己老大有些不很過意、又因爲撲鼻子聞見那雪花膏香氣、心裏不由大動、也不管他麻子不麻子、雀斑不雀斑、摟入懷裏、那肉麻樣兒、實在叫人難看、酒保知趣、便也不去干涉、早笑嚦嚦的躱向外邊、由他們在房裏胡做、（此一句中包括無限情事、）這一夜把那鵬文忙得筋疲力倦、四更時分、彼此方才沈沈睡熟、及至醒轉、見那天窗裏已透進日光來、灰滾滾的像根圓柱子一般、鵬文用手向身旁摸了摸、見那媳婦已不知去向、暗暗笑道、奇怪、怎樣陪了人家睡覺、連一個銅錢都不要、早跑得走了、像這樣買賣、下次應該多照顧他些才好、

勞工神聖

（襟亞）

勞工紀念那天的晚上、偶然走過一家粥店門首、聽得有三四個車夫、在一桌上啜粥談話、一個車夫喘吁吁的說道、我今天下午、停在閘北的時候、有一個白鞋白帽、學生模樣的人、雇我的車、一直到望平街下車、他走進一家報館裏邊、我等了好多時候、他纔拿着一張報紙出來、跳上車、吩咐到西門、我就飛也似的跑去、中途有一個西裝少年、向他恭維、說、今天報上先生那篇勞工神聖的大作、眞正佩服得很、他也叩了兩聲、吩咐我加快前去、及到了公共體育場那邊、却又彼幾個兵士趕回來、他不禁的懊惱、又命我拉到什麼地方、一片荒場、場中先有一堆的人、他也跳下車來、給我四個銅子、我說、先生這四個銅子教我買草鞋也不夠、今天拉了先生、有四個多鐘頭、肚皮餓得痛了、先生把四個銅子、怎樣殼、他不由分說、就把四個銅子撒在地上、轉身要走、我想去拉他的袖子、他提起了又粗又大的腿就來踢我、幸虧我避得快、把身子一閃、他也就一溜烟的走了、我此時拾了四個銅子、又氣又恨的坐了一回、站起身來、望着場中、只見那坐我車子的人、也在那裏握着一面雪白的旗子、口裏連聲的喊道、『勞工神聖！勞工神聖！』這車夫說到這裏、別的車夫、一齊在粥碗縫中、喃喃的、發出一種沈鬱的聲音道、『勞工神聖！』

▶北京鼓娘小影之三　鄒翠雲◀

啡嗟一噱

（嫒隱）

師長仁兄論不刊。春秋一統事良難。調和南北成虛語。東海西林一例看。

南豐劉孚周、近致吳佩孚書云、（上略）孚周願識荊州、瀏身僻邑、趨侍無由、舊歷四月間、在九江旅館、忽有軍官二人、夜叩門來告曰、陸軍第三師師長吳公佩孚、有感慨時事之語、天下士夫、茍有能屬對者、吳公願酬以洋邊一千元、其語云、『北方有東海、南方有西林、看這兩個東西、怎樣調和南北、』噫嘻、善戲謔兮、蓋紀實也、孚周不敏、夜臥思之、躍然起曰、吾得之矣、其語曰、『秋季變冬初、春季變夏首、似此四時冬夏、何如一統春秋、』此亦按切時事以立言也、冬夏二字、見戰國策黃歇上秦始皇書、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一統春秋、卽春秋大一統、皆有根據、毫不牽強、因而輒發狂言、謂天下士夫、茍有能於孚周此對之外、更能屬對吳師長之語者、孚周亦願酬以洋邊一千元、翌晨、訪南軍官、不知何往、孚周旋回南豐爰於五六七月、三次上書於公、均掛號寄武昌、由陸軍第三師傳達處轉呈、而至今未奉復函、謂食言歟、不敢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謂巨款不免出納之吝歟、此尋常軍界所鄙夷不屑之行爲、尤非所論於我公氣魄、謂對語稍涉傷時歟、自古臨文不諱、孚周亦只欲公出語之意而進焉者也、夫何傷、謂北京政界失和、戰事甫息、公之未暇作答以此、斯近之矣、然未可因而遂已也、（下略）是亦武人好文之一段佳話矣、惟孚周與佩孚一面、乃具函首、遽稱爲『師長仁兄大人』、在近今交際界中、未免稍嫌鶻突耳、不識孚威將謂之何、

遼海歸來靜鼓鼙。貔貅一拳霸圖西。幽州黃土豳州水。爭爲將軍祓馬蹄。

曹張入京時、車站附近、徧敷黃土、儼然帝王制度、識者異之、及張作霖自津回奉、軍警戒備亦極嚴、其所經過之市廛、皆先潑水、以阻絕行人交通、爲本省自古所未有、

公自雖爲曹孟德。八將爭學蔡文姬。中郎志業規傳與。第一而家孝女碑。

曹張出京以前、曾在中央公園、大宴北京政軍兩界人物、席次、張忽卒然問曰、公等亦知此間教界、有蔡某其人否乎、曹亦卒應曰、知之、彼非主張男女同校者乎、張曰、是也、曹卽顧謂王懷慶曰老弟亦太放肆、胡勿逮捕其人、而寘之法乎、王未及答、某閣員卽亂以他語、曹乃不復寘議、然而蔡亦危矣、

淒絕梁鴻案上椽。梨雲一夢渺如烟。年時別有新詩讖。麵念紅裙却黯然。

梁鴻志有妾梨雲、素與武伶某狎、梁雖知之、未敢問也、及梁諸某使館、妾遂益無忌憚、日與某伶狎處、醜聲四溢、梁屬所親某、傳語規戒、妾竟復書告絕、梁憤欲死、然亦無如何也、（張繆子政變瑣記謂梨雲爲軍警挾去別以小屋居之與此說頗異然梁之懊喪則一也）按梁氏近作小詩、有『麵念紅裙却黯然』句、證以梨雲之事、殆又成一語讖矣、

金屋藏嬌未解愁。偶然蝬屈也風流。榜門兩字題三美。中有佳人字佩秋。

新交通系要人某、以有暗助皖系之嫌疑、頗爲張曹輩所側目、幸得極峯之庇、始免於禍、方奉直兩軍憲兵隊、查抄禍首家宅時、某於邵家樓住宅門外、改標一日本姓、曰三美、見者謂三美兩字、大似日本鴇妓家之標識、亦趣談也、某有妾曰蘇佩秋、本爲洪述祖之愛寵、洪氏死後、乃歸於某、比者、某因避禍、杜門不出、而蘇則不耐岑寂、日必驅車至中央公園或城南游園新世界等處、恣意游觀、一班浮薄少年、追隨恐後、野田草露、穢迹滋多、可爲一嘆、

劇外因緣劇外情。妾身原不爲分明。鴛鴦夢裏春如海、君獨胡爲恨此生。

罪魁曾某之家庭、素極荒亂、淫穢之行、幾不勝書、及主任某逃亡、眷屬四散、其愛女遂流落天津、與新劇名伶胡恨生、比翼雙飛、宛同伉儷、讀者恥之、

天時人事

（涵秋）

今年熱的日子很長、越是想他涼一點、他越不肯涼、其實看看、節屆中秋、這秋熱的餘威、也怕不能持久、然而南方赤帝、以爲既秉一日大權、卽不能不作一日威福、此大可以代表吾國軍閥諸公之心理、新穀登場、老農盼晴之心、比甚麼還急、偏生秋潦頻頻、那澍下來的許多新穀、芽的芽了、爛的爛了、有豐收之名、却享不到豐收之實、我因此替那呼聲甚高的國民大會、着實有些吃驚、前幾天刮的那東北風、眞可以排山倒海、人都以爲這北風越刮越寒、誰知却是越刮越煖、人道反常、天道也反常起來、加之今天一陣、明天一陣、先前熱很了、人都希望東北風、及至等到東北風、熱的還是一樣、此可以想見災區地方、都受了他的影響、倒了一段、又增一段的苦況、西北鄉裏望雨、他的雨偏不多、東南圩裏怕淹、他的雨却不少、若果眞有管轄雨的雨師、你應該爲地擇雨、不應該爲雨擇地、想是你這雨沒有安插了、便胡亂安插起來、哦、怪道不容於皖的督軍、政府裏不免給他一個陝甘巡閱使、